



古道文脉藏春秋

——读聂作平《山河做证：古道上的中国文脉》

□ 李钊

“万物有所生，而独知守其根”。千百年来，一代代诗人和作家行走在山河之间，用诗词和华章在人类发展的历史长轴上，写就光芒万丈的壮丽篇章，使干里江山放射出万古不灭的奇光异彩，让中国文脉流畅地倾泻于九州大地，融汇成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血脉。作家聂作平所著的《山河做证：古道上的中国文脉》是一部人文地理随笔集，作者一头扎进五千年中华历史中，跋涉于山河古道间，通过对历史现场的实地寻访，将杜甫、柳宗元、李商隐、苏轼等人的心路历程和一生经历，放置于时代背景下重新认识，呈现出物理世界之外更广袤的精神世界，揭开更为深远悠长且绵延不绝的中华文脉。

无论古今与中外，不谈主动或被迫，作家常于身体和精神的跨山越河，探寻着千百年来高歌者、失意者、孤独者的心灵，追索五千年中华文脉的形成，创作出无数文学性和思想性兼备的佳作。贬谪是古代知识分子的一种特殊存在形态，唐宋时代文人遭遇贬谪的现象十分普遍，但贬谪文人在此期间创作的文学作品却是光彩照人的。杜甫忧国忧民的作品和沉郁顿挫的诗风并非凭空而来，作者沿着开封城外一座破烂不堪的古吹

台留下的隐秘线索，追随杜甫的足迹从西安、天水到成都，兵荒马乱的时局、颠沛流离的命运，以及理想和现实的割裂，在从南到北的流亡过程中交错和重叠，使他的思想与情感发生了巨变，真切地感受到民间的疾苦与命运的残酷，进而造就其诗歌中的深厚思想和广阔境界。再如李商隐，贬谪过程中，他为重返长安，“回到那熙熙攘攘的名利之都”，不惜多次写诗表达对高官的羡慕和赞美，更希望如今出没于天子周遭的故人拉自己一把，可一直未能如愿。直到从陕入蜀，饱经生活波折的他，方寻到自己心灵的归宿，以一首首沉郁顿挫的诗歌，与杜甫成为隔代知己，也使其闪耀在历史的天空里。万千河山、条条古道，一代代文人走过的道路，构筑起他们的精神世界，汇聚成绵延五千年的中国文脉。

湮没的古道、尘封的遗迹、漫野的生机，走进被时间定格的一幕幕幽微的历史场景之中，与古人进行精神对话，既能回望古代文人跋涉人生求索理想的过往，也可在寄情抒怀的华章中拷问自己的心灵。孤独是伟大而神圣的，这种心态是古代文人摆脱不了的精神困境，也是文人独立不倚的精神品格的写照。柳宗元从冠盖满京华的长安被贬谪到山遥

水远的永州，始终无法摆脱无边无际的千万孤独，直到他放下对重返朝堂的坚持，在柳州刺史任上推行新政，革旧立新，尽最大可能造福当地民众，深受老百姓的爱戴，这一刻他终于不再孤独。幸与不幸是相对的，流贬柳州是柳宗元的不幸，却是柳州天大的幸事，可当他过世后，柳州吏民为他修建柳侯祠，这对古代文人而言，又何尝不是一件幸事呢？

苏东坡的一世起伏辗转、羁旅行走，造就了笑对人生百态的苏东坡，也让他渐渐看懂了人生这条悠长的路途。他的笔下不谈敏感政事，只书风景旖旎，观百姓疾苦，他在杭州任地方官期间，清理西湖淤泥，修建苏堤，向朝廷申请减免百姓赋税，推广高效的种植方法，造福当地百姓；他在黄州、惠州、儋州生活期间，以“不以物喜，不以己悲”的超然心态，开荒耕地，自给自足，发明东坡肉、烤羊脊等美食，在狭小有限的空间里，感受着生命的小小幸福。他们是不幸的，也是幸运的，面对人生逆境时，他们没有选择消极沉沦，而是用积极向上的言与行，让中国文人所秉持的优秀品质，矗立在人心之中。

古道文脉藏着春秋，也藏着当下和未来。当历史的灯火照耀当代，透过这

部充满深刻思考和人性关怀的作品，我们或许可以明了，当我们陷入生活的沼泽，只要保持坚韧不拔的精神，追求自己心中的理想，一定可以超脱所有的困境，用内心的光亮照亮生活的道路与坎坷。



如何修炼“中国胃”

——读《君幸食：一场贯穿古今的中餐盛宴》

□ 林颐

扶霞·邓洛普，一个热爱中国饮食的英国人。

曾经，扶霞也鄙夷“中国人啥都吃！”那是20世纪90年代，扶霞来中国留学之际但很快扶霞的胃就被中国美食征服了，她甚至报考了烹饪学校，接受了中餐厨师培训。

中国读者对于扶霞的认识，大多始于《鱼翅与花椒》。那是一本相当可爱的书，记录了一个英国姑娘用嘴和舌头获得的关于中国味道的切身感受。一个原本对中国饮食抱有偏见的英国人，逐渐转化成了中国饮食的“推广大使”，扶霞不断写文章，陆续出版《鱼翅与花椒》《寻味东西》等多部中国饮食书籍，这部《君幸食：一场贯穿古今的中餐盛宴》是她的新作。

相比《鱼翅与花椒》，《君幸食：一场贯穿古今的中餐盛宴》讲“吃”的直观感受少了，而描述“怎样吃”的内容增加了，也就是说，它有很多谈论历史文化的内容。这是自然而然的发展过程。初接触新事物之时，我们总是注重感官体验，而当我们发生兴趣继而产生热情后，往往忍不住想要研究“为什么”“到底是怎样的”这类更深层次的问题，进入这个事物的内部，花时间去理解它所内涵的文化价值和意义。扶霞的写作，就体现了这个过程的衍变。

就“吃”而言，感官体验始终是重要

的。扶霞很会写吃。“笃、笃、笃，菜刀在砧板上翻飞，鸭子先被对半分，接着连骨带肉地被切成整齐的肉块。”寥寥数语，就能勾画场景，让人垂涎欲滴。“一条五花肉，肉皮被烤得金黄酥脆，鼓起可爱的泡泡”，“表面烤出铜红的整鸡在顶灯的照耀下熠熠生辉”，“烤鸭喜气洋洋地斜挂着，表皮微微褶皱，光亮如漆”……不是资深吃货，不是饕餮客，很难有那么细致的描摹啊！

经过了三十多年，扶霞对于中国饮食的喜爱和认识，已经不再局限于这些与“外国胃”几乎没什么壁垒、看上去就好吃的食物了，扶霞的兴趣现在转向了更加具有“中国特色”的食物，并且乐于从中挖掘中国饮食的更多乐趣和文化内涵。

扶霞说：“粥，是国人的终极心灵食物……”她引用陆游的诗句：“世人个个学长年，不悟长年在目前。我得宛丘平易法，只将食粥致神仙。”煮粥得小火慢煨，需要很长时间。由此引出了“煲电话粥”的现代说法。像这类饮食诠释，就完全是中式的，外国没有的。

说“未嫂鱼羹”，就强调“羹”最能说明中餐烹饪的历史和特色。《礼记·内则》里说：“羹食，自诸侯以下至于庶人无等。”中国人喜欢将各种食材搭配在一起，用对比鲜明的食物创造出一种近乎魔法的和谐。

《山峡中》的“我”与偷盗团伙蜷缩在荒野破庙里，像是被世界抛却了，又像是被世界困围着。本是一群本领各异的劳动者，却成了铤而走险的盗窃者；本应是善良淳朴的乡民，却成了害死同伴的凶徒。“我”看不下去，决意离开。不料，一觉醒来，老头子、夜白飞、鬼冬哥、夜猫子等一千人竟都不见了，只有灰堆、木人儿和三块银圆，真切地呈现在面前，使“我”疑心身处梦中。这离奇的遭遇，让“我”心头升起的除了遐思和怅惘，也许还有淡淡的希冀。

而《松岭上》更像是一个荒诞不经的梦。“我”没想到，日日陪伴身旁的卖货老头，竟是他人口中的“老妖怪”“老魔鬼”，有着不堪的过往。但那白花花的须发，在黑郁郁的松林中，又显得那样静穆和蔼。

不论是《山峡中》里的群盗，还是《松岭上》里的孤老，无不揭露了旧社会把人变成鬼的罪恶。而《洋官与鸡》中洋官野蛮占地、拆房，《我诅咒你那么一笑》中“英国绅士”侮辱女性，更说明类似的压迫侵害在南行路上屡见不鲜。读完全书，我沉思良久，终于明白了为什么艾芜笔下的南国异域，就连山风松涛都在凌厉怒吼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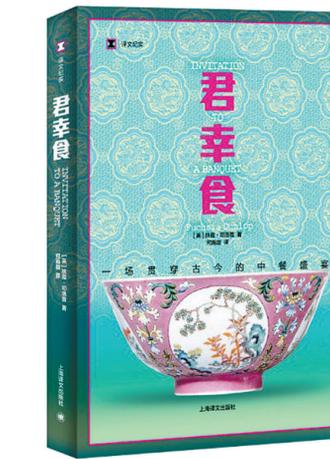
这样的流浪，哭中带着笑，悲愤中蕴含着希望，艰苦中夹杂着浪漫。艾芜像一个

对于中餐的“食疗”效果，扶霞也略知一二，她用苦瓜排骨汤对付“上火”，医好了眼睛的疼痛发炎，让外国医生大为惊奇。她赞叹中国烹饪的刀工，“菜肴切割，是艺术，是手工艺。”她能够把蒸菜区分为粉蒸、清蒸、旱蒸、烧蒸、炸蒸、膏蒸、瓢蒸，还有“扣”，将食材装入碗中，蒸熟后倒扣在碗中……恐怕我们不少中国人自己都很难搞懂这些名堂啊。

饮食，是人类最容易沟通交流的媒介，但人们也容易因此保持顽固的立场。扶霞致力于消除外国人对中国饮食的偏见。她认为中国饮食很健康，比如，中国人普遍爱吃绿叶菜，深谙烹菜之道，这是西方人望尘莫及的。中国各具地方特色的豆腐美食，让人叹为观止，中国人竟然还能把海蜇皮这种看上去没法处理的东西弄得口感爽脆，让她也学会了用冷静、平和的眼光来看待哪怕只有一丁点可食用潜力的东西。中餐食材的搭配，中国美食的创造性，体现了饮食的多样性和可持续的食物体系的更多可能。

扶霞说，如果不感受安静、平和、清淡的乐趣，只有酸甜苦辣这些重味的刺激，是无法充分领略中国美食的魅力的。她说她意识到自己已经变成“中国舌头”的那一刻，是发现自己逐渐爱上了白粥和水煮白菜，和对糖醋鱼、麻婆豆腐一样喜欢，这

才是她心中真正“中国化”的表现。让我们恭喜扶霞，她真正修炼出了“中国胃”，懂得了中国饮食，也可以说，懂得了中国文化的精髓——淡味，是真味。



脚的流浪与手的书写

——读艾芜《南行记》

□ 王建华

1925年夏天，成都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肄业学生汤道耕只身南行，从成都出发，在云南和缅甸等地山野间“穷游”。六年间，赤脚走过的地方，双眼看到的人和事，被他用笔写出，这就是他的处女作也是成名作——短篇小说集《南行记》。

今年是汤道耕(笔名艾芜)诞辰一百二十周年。我用一天时间读完了《南行记》，这一天，也就装下了他六年的流离漂泊和八千里的光脚板流浪。可是，一天时间，又怎么装得下这段遥远的苦旅、这般厚重的文化？

就是这样一场苦旅，艾芜却用平实朴素的笔调，写出了底层人民的艰辛悲惨、质朴醇厚，写出了边地的神秘、异域的风情。这个一边用脚流浪，一边用手书写的青年，人生经历那样崎岖坎坷，文字却又那样富有入骨情。

《人生哲学的一课》无疑让身处盛世的人们惊讶、愤怒、思索……小说中，被饥饿威逼着的“我”，被迫在黄包车夫、脚夫、小贩、小伙计间讨价还价，只为卖掉身上唯一一双草鞋，以便暂时填饱肚子。然而，拉黄包车需要铺保，当机器厂学徒需要保证金，至于做厨子，更要半夜起来侍候太太老爷……“我”懊丧、愤怒，只得又走进春城的瑟瑟秋风里。这“人生哲学的一课”，简直就是那个时代的一个缩影，让人不得不思考感叹新旧社会的巨大

差距。

《山峡中》的“我”与偷盗团伙蜷缩在荒野破庙里，像是被世界抛却了，又像是被世界困围着。本是一群本领各异的劳动者，却成了铤而走险的盗窃者；本应是善良淳朴的乡民，却成了害死同伴的凶徒。“我”看不下去，决意离开。不料，一觉醒来，老头子、夜白飞、鬼冬哥、夜猫子等一千人竟都不见了，只有灰堆、木人儿和三块银圆，真切地呈现在面前，使“我”疑心身处梦中。这离奇的遭遇，让“我”心头升起的除了遐思和怅惘，也许还有淡淡的希冀。

而《松岭上》更像是一个荒诞不经的梦。“我”没想到，日日陪伴身旁的卖货老头，竟是他人口中的“老妖怪”“老魔鬼”，有着不堪的过往。但那白花花的须发，在黑郁郁的松林中，又显得那样静穆和蔼。

不论是《山峡中》里的群盗，还是《松岭上》里的孤老，无不揭露了旧社会把人变成鬼的罪恶。而《洋官与鸡》中洋官野蛮占地、拆房，《我诅咒你那么一笑》中“英国绅士”侮辱女性，更说明类似的压迫侵害在南行路上屡见不鲜。读完全书，我沉思良久，终于明白了为什么艾芜笔下的南国异域，就连山风松涛都在凌厉怒吼。

这样的流浪，哭中带着笑，悲愤中蕴含着希望，艰苦中夹杂着浪漫。艾芜像一个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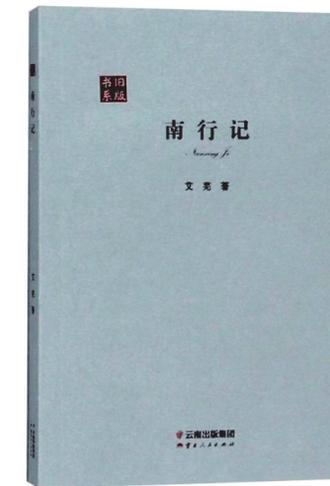
南征的将帅，以笔为枪，横槊赋诗，将南国风情一一勾勒，将家国传奇一一书写。这种饱含情感的书写，让流浪也变得诗意伟大起来。这大概就是《南行记》的最大意义；这一切，由艾芜来到、看见并说出。因此，相比如今匆匆赶赴一地，匆匆打卡，匆匆拍照，匆匆离开旅行，我更欣赏艾芜的赤脚流浪和如椽书写。不，不只是欣赏，是直叫人心驰神往。

关于路和书的关系，自古就有很多阐述。古人常说“读万卷书，行万里路”，今人也道“路，就是书”。宋代朱熹谓读书有三到：心到、眼到、口到。在那个动荡的年代，艾芜无法安坐阅读，他只能用“脚到”孤独而艰难地对读书作着自己的诠释，一如他在《南行记》后记所说：“我始终以为南行是我的大学……”

或许，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“我要去流浪”的隐秘梦想，只是现实将我们紧紧捆绑。一方面，我们希望像艾芜那样，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；另一方面，我们又贪恋安稳舒适的生活。所以，在莽莽丛林和葳蕤庭院间、在忍饥挨饿和暖衣饱食间、在日晒雨淋和养尊处优间，我们总是患得患失，不敢迈出脚步。相比之下，艾芜的义无反顾真是既让我们羡慕，又让我们汗颜。

如今，盛世繁华，交通便捷，当我们坐着飞机、高铁、汽车周游世界的时候，脑海

里兴许会浮现出一个孤独而坚定的南行背影，他用脚的流浪和手的书写铸成一座丰碑，提醒着我们始终不要忘记路和书的关系。



在文字里栖心

□ 董国宾

在人生的滩涂上，我有时会忙乱地四处奔波，礁石的棱角像个锤子，砸疼了我的脚。终于有一天，我安分地走进了博大的书籍里。

天空收起了翅膀，黑漆漆的夜将人们送进梦乡。人们在甜美的梦里自由地往前走，或在酣眠中回味着美好和幸福。这样宁静的夜里，昏黄的灯光下，我捧起了张抗抗的书。一篇精美的散文《向日葵》，走进了我心灵的浅滩。《向日葵》里说：“太阳西下，阳光已在公路的西侧停留了整整一个下午，它给了那一大片向日葵足够的时间改换方向，如果向日葵确实有围着太阳旋转的天性，应该是完全来得及付诸行动的。”这段话像个小拳头，敲打着我的大脑瓜，我一下子似乎明白了许多。

无边的夜色下，我的思想在书海里穿行，心像栖在青草上，时光也变得柔软起来。谧静的夜里，毕淑敏的美文《造心》，迅速攫住了我的目光，里面的每个字似乎都跳起来。“优美的心，不必华丽，但必须坚固。”我在这文字的芳草地上大口呼吸清新的空气，焦渴的心像滚落在花丛中。我一步一步走进《造心》深邃的思想里，“造心”就是提升自己的道德水准和素养，一点点集聚在苦难中前行的毅力和勇气，并坚固善待他人的仁慈之心和豁达心态。品读毕淑敏的这篇美文，我患得患失的心豁然起来，仿佛走进一片开阔和宽松，漆黑的夜也像闪过一道光。

在文字的绿茵上大步往前走，在季羡林先生《听雨》里，我听到了季羡林先生不一样的心跳和境界。听雨本寻常，季先生却写得质朴自然，生动入心，读着读着便走进了美里，心也跟着飞到一个高度。“静静地坐在那里，听到头顶上的雨滴声。”季先生在“滴答”的雨声里，听出了“金声玉振”“黄钟大吕”，听出了“大珠小珠落玉盘”，还听出了“如弹素琴”“如舞霹雳”“如兔起鹘落”。最后，季先生终于发出埋在心底的声音：“在大大小小高高低低，有的方正有的歪斜的麦田里，每一个叶片都仿佛张开了小嘴，尽情地吮吸着甜甜的雨滴。”季先生时刻牵挂耕作的农民和赖以生存的土地，用优美的文字，在一场平凡的听雨经历中，道出了人生的境界。安静的时光里，读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饱含人文关怀的《听雨》，让我立刻把心静下来，远离尘嚣和浮躁，走向沉实和美好。

岁月像旷野一样敞开，流淌的文字如一条清澈的河，让我枯寂的心灵飞溅出生命的浪花和激情。我在书海里捡拾贝壳，在一篇又一篇美文里采摘花朵，当读到吴昆的《大一号与小一号的智慧》时，我又一次震动了。这篇哲理美文，简短的文字穿透生活，在你我他的小经营中，捧出思想的高度和智慧。卷饼摊摊主把卷饼做得大一点，奶茶店店主将奶茶茶变得小一点，“大一号或小一号，看似不起眼，却蕴藏着大智慧。”这智慧里，小本经营的卷饼摊摊主和奶茶店店主，通过细致观察和思考，从百姓实际需求出发，为奔忙的人们节省了一点时间和开支，也因此赢得了顾客的青睞，生意异常火爆。《大一号与小一号的智慧》中，事虽小，但在博大的人文思索中，让我思想洞开。在一点一滴的小日子里，我们只要有爱，都是一片绿茵，都可生长美的花朵。

在时光的河上泛舟，在阅读的青草滩上成长，心博大而温软，岁月静好而安适。

旧书重读

□ 黎洁

旧书是过去时代的忠实记录，字里行间或隐或现地弥漫着某个时代独特的味道。旧书已泛黄，散发着古朴遥远的气息，甚至线装脱散，或封面撕毁，页码残缺，但每一本旧书都诉说着一个美丽的故事，一段不寻常的经历。

我时常由一本旧书，联想到遥远的村庄、童年的伙伴以及故乡的狗尾草。也时常由旧书里的人和事，联想到自己艰难的求学、仓促的青春以极苦涩的恋情。那本来模糊的记忆，会突然之间以及其鲜明的形象在脑中浮现。

有一些旧书，翻阅过程就仿佛是做着一场清梦。这样的书，如路遥的《平凡的世界》和汪国真的诗集，只让人想起一路走过的青葱岁月。它们曾陪伴我度过最为躁动不安的日子，使我难以忘记。遗憾的是，很多年以后，我却再也没有去重读过它们。

重读旧书，是和过去的岁月谈话。淡淡的思绪在曾经忘却的记忆里，找到了一方幽静的港湾。重读旧书的滋味，好比走进一条古老的巷子，我们寻寻觅觅，想从中找回那种旧时光里的脚步，那熟悉的影像，使我们感觉亲切的气息，怀念着流走的光阴之河。重读旧书的滋味，好比再一次重游故地，让人陡然地生出很多感悟，以及深深的眷恋之情。那滋味，又好比遇到了久别的好友，许多祝福的话语，在文字中打成温情的结，让彼此的心跳再一次碰撞。

阅读旧书，还使我远离寂寞，摒弃浮躁，得到一种美的享受。在旧书中，我喜欢读上个世纪80年代出版的《星星》《诗刊》杂志。流沙河、公刘等著名诗人的诗，寥寥数语，短短数行，便把我带入一种美妙的境界，或余音袅袅，或高山流水。

我也喜欢读旧版的明清小说，读梁秋、林语堂的小品，尤其爱读冰心的散文，细细咀嚼，犹如漫步于青青芳草地，在无言的感怀中享受那一份平淡的宁静。当然，我最喜欢的是唐诗宋词中散发着古远气息的长短句，读他们，有一种经典音乐般的美，如七弦古琴的低低哀诉，如春花月夜的绵绵温柔，如金戈铁马的雄壮，如大漠风沙的豪迈。

虽然旧书有的文字深奥难懂，但书读百遍，其义自见，只要反复读，在书读得越来越旧的时候，我们也可以慢慢体会文章真正的思想内涵，把优美的句子、精巧的构思烂熟于心。而随着年龄的增长、阅历的丰富，回过头来再读读自己曾经读过的文章，又别有一番韵味在心头。

旧书不厌百回读，一本好书，一篇美文，是熠熠发光的明珠，读着它们，梦中也闪耀。